



朱丽叶特于 1832 年



雨果次女阿黛尔



《冰岛的凶汉》插图



《冰岛的凶汉》插图

## 序

(1833 年)

《冰岛的凶汉》是一位年轻人、一位很年轻的人写的一本书。

在读它的时候，大家感觉到，于 1821 年激情满怀地写这本书的那个十八岁的孩子还没有任何关于事物的经验，关于人的经验，关于思想的经验，然而他在努力地猜测这一切。

在任何具有思想性的作品中，无论是戏剧、诗歌还是小说，总包括三个组成部分：作者所感觉到的东西、作者所观察到的东西、作者所推测到的东西。

特别是在小说中，要使之成为一部好小说，就必须具有许多感觉到的东西、许多观察到的东西，而且所推测到的东西必须合乎逻辑，简单明了，并且与所观察到的和所感觉到的东西相关联。

把这一原则运用到《冰岛的凶汉》上去，则很容易看出该书的最大的缺陷。在《冰岛的凶汉》中，只有一件事感觉到了，那就是年轻男子的爱；只有一件事被观察到了，那就是年轻姑娘的爱。而其他一切则是推测的，也就是说，是杜撰的。因为少年人没有经历过，所以既无经验，又无阅历，只有根据想像去猜测。因此，《冰岛的凶汉》即使值得归类，也只能算作一部幻想小说。

当青年时期过去了的时候，当开始思考的时候，当人们感

到需要做点别的，而不是写些滑稽故事去吓唬老太婆和小孩子的时候，当人们在走进生活时磨去了青年人的棱角的时候，人们便会承认，对艺术的任何杜撰、创造和推测，其基础应该是研究、观察、思考、学识、估计、比较、认真的思索，对每个事物根据其特性进行的仔细的、连续的构思，对自己本身的自觉的批评。而根据这些新的条件所产生的启迪非但不失去什么，反而在其中获得更大的余地，汲取更大的力量。这时候，诗人便完全知道他要去向何方。他年轻时候的全部飘忽不定的幻想可以说是得以凝聚，形成了思想。人生的这第二阶段对于艺术家来说，通常是出伟大成果的阶段。尽管他还年轻，但已经成熟。这是宝贵的阶段，是中天位置，是中午那炽热而光芒四射的时刻，是最少阴影而最多光线的时刻。

有一些至尊的艺术家虽近暮年，但终生屹立在这个巅峰之上。他们是最崇高的天才。莎士比亚和米开朗琪罗在他们的某些作品中留下了青年时代的印迹，但却没有一部作品留有老年的痕迹。

让我们回到现在出了新版的这部小说。尽管它情节断断续续、急促跳跃，人物死板，手法笨拙，故事的发展很不流畅，充满天真的幻想，各种色调重复叠印，影响美观，文笔生硬、粗糙、刺眼，没有变化，平铺直叙，作者在写这本书时几乎不知不觉地无所不用其极，但是，这本书却相当不错地反映了作者写作它的那个生活时代，以及一个少年的灵魂、想像和心灵的特殊状态。该少年正值他的初恋；他摒弃了庸俗的生活，去追求伟大的、如诗如画的生活；脑子里充满了使你在你的心目中变得伟大的英雄幻想；他在个别方面已经是大人，但在许多方面仍旧是孩子；他十一岁时，读过迪克雷一迪米尼尔的著作，十三岁时，读过奥古斯特·拉封丹的作品，十六岁时，读过莎士比亚的大作，这是

天才而神速的进步，使人在文学爱好上，突然间从无知到动情，从动情到升华。

据我们看，正是因为这部首先是天真的作品的小说，比较忠实地反映了写作它的那个时代，所以我们才于 1833 年重新发表了 1822 年的那个原版。

此外，尽管作者在文坛上没占一席之地，但是，他接受了所有无论大小的作家的共同法则，亦即看到自己的早期作品因后来的作品而身价倍增，并且听见人们在说，他远没有获得其早期作品所预示的成就，却并未对一种也许是明智的、有根有据的批评给予一些若说出来可能引起怀疑的反驳，所以他认为应该干脆把他的早期作品依原样重新刊印，以便使读者能够就他做出判断，看看他从《冰岛的凶汉》到《巴黎圣母院》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

1833 年 5 月于巴黎

# 1

“我不去分辨那会是什么魔鬼，”柯尔努国王说，

“我们必须等待，

因为那个方面我们一点消息也没有。”

——H 将军：《魔鬼的反叛》

“您见过他吗？谁见过他？”

“我没见过他。”

“那谁见过？”

“我不知道。”

——斯特恩：《特里斯唐·尚迪》

“尼尔斯乡邻，这就是爱情的结局，可怜的古特·斯特森要是一心帮着我们的老伙计、她父亲修船补网，也就不会像只被海水冲上岸的海星，躺在那块大黑石上了。愿捕鱼神乌苏夫能让她父亲节哀才是。”

“您看见的躺在她身边的那个漂亮年轻人、她的未婚夫吉尔·斯塔特，”一个尖而颤的声音在说，“要是不同古特相好，不去该死的雷拉斯矿捞钱，一心摇那只吊在他家茅屋黑梁上他弟弟的摇篮，也就不会躺在那儿了。”

“奥丽大娘，”被前面那人招呼的尼尔斯乡邻插言道，“您

人老记性差了。吉尔从来就没有弟弟，正因为如此，可怜的斯塔特寡妇才更加痛苦悲伤哩，因为她那破屋现在完全空荡荡的了。如果她想仰望苍天，聊以自慰的话，看到的只不过是她那破屋顶，上面吊着她孩子的摇篮，但孩子已长成了大小伙子，而且也死了。”

“可怜的母亲！”奥丽大娘又说，“这完全是那年轻人的错，干吗要去雷拉斯当矿工呀？”

“确实，我看这些该死的矿井用点铜板就换去我们一条人命，”尼尔斯说，“您说是不，布罗尔老伙计？”

“矿工都是疯子，”渔夫又说，“为了活命，鱼儿就不该离开水，人就不该钻到地下去。”

“但是，”人群中有个年轻人问，“要是吉尔·斯塔特为了得到他的未婚妻不得不去矿上干活呢？”

“绝不能为了根本不值得的、幸福不了的爱而拿性命去冒险，”奥丽插言道，“吉尔确实替他的古特挣回了一张漂亮的喜床。”

“这年轻女子，”另一个好奇者问道，“是因为这年轻男子的死而绝望投海的吗？”

“这是谁说的？”一名士兵刚挤了进来，高声大气地嚷道，“这个年轻女子我很熟，确实是一名年轻矿工的未婚妻。那矿工最近在雷拉斯附近的斯托瓦格鲁勃地下坑道里被砸死了。但这年轻女子也是我的一位伙伴的情人，前天，她想偷偷混进孟哥尔摩堡，好与她的情郎庆贺她未婚夫的死，但她坐的小船撞上了暗礁，她便淹死了。”

突然响起一片嘈杂声。只听见老太婆们嚷道：“不可能，兵大爷。”年轻人却一声不吭，而尼尔斯乡邻则狡黠地冲着渔夫布罗尔重复了后者的那句警句：“这就是爱情的结局！”

那军人正要冲着反驳他的老太婆们大发火；他已经称呼她们“奎拉戈特洞穴的老巫婆”了，而她们也已忍受不了如此严重的侮辱，只听见一个尖厉威严的声音在喊：“好了，好了，饶舌的娘儿们！”争吵便平息下去。一片静寂，仿佛一只雄鸡突然啼唱，止住了母鸡的咕咕乱叫。

在叙述以下情景之前，也许有必要先把故事发生的地点描述一番。读者想必已经猜到，那是发生在一个阴森可怕的建筑物内，这类建筑物是因公众的怜悯和社会的远见而建来收容无名尸的，是大部分生前痛苦无着的死者的最后归宿，是无动于衷的好奇者、阴郁或好心的旁观者趋之若鹜之地。而且，还常有一些哭哭啼啼的亲戚朋友，他们经受了长久的悲痛欲绝之后，怀着一丝痛苦的希望赶来此地。在离我们很遥远的那个时代，在那个我带读者去的还不很开化的地方，人们还根本没有想到像我国的那些金玉其表、败絮其中的城市那样，把这种停尸场建成不祥却优美之建筑，雅致的丧仪之所。屋顶有一冢形天窗，但阳光并不能透过它沿着精雕细刻的拱顶，射在一些人们像是要让死者有点舒适生活的床台上。台上还雕有枕头，便于死者安睡。如果看守的屋门微微启开，他那看厌了丑陋裸尸的眼睛，就像今天这样，已没有兴趣去注意一些漂亮家具和快乐的孩子们了。这儿，死亡奇丑无比，可怕之极，而且，人们还根本没有想过替这些瘦骨伶仃的尸体饰以绒球和缎带。

我们的那些交谈者呆的那个大厅很宽敞，但很阴暗，使它更显得宽阔。阳光只能从朝向特隆赫姆港的方形矮门透进来。另外，天花板上草草地开了一个天窗，漏进来一点白中带暗的光线，而且随着季节的变幻，还飘进点雨水、冰雹或雪花来，落在正下方躺着的尸体上。大厅被一道齐肘高的铁栏杆前后隔断。公众通过方形门可进到前厅，可以看到后厅里一溜排整齐地摆放着六个

长形黑花岗岩石板。看守及其助手住在大厅的紧里头，背靠大海，从一个个侧门可进到每个石床旁。矿工及其未婚妻占了两张花岗岩石床；年轻女子的四肢血管上满是蓝紫色大斑点，表明尸体在腐烂。吉尔面部严厉阴郁，但尸体已严重残缺，无法判断他生前是否真的像奥丽大娘说的那么英俊。

我们如实地反映的那番对话，就是在沉默的人群中，在这两具面目全非的尸体前进行的。

一个又瘦又老的高个子男人，搂着双臂，垂着头，坐在大厅最暗的角落里的一张破凳上，似乎对谈话漠不关心，但后来，他突然站起身来喊道：“好了，好了，饶舌的娘儿们！”说着便走过来抓住那个士兵的胳膊。

众人便不吭声了。士兵扭头一看，突然放声大笑，因为打断谈话者是一个怪模怪样的人，面庞苍白消瘦，头发稀疏脏乱，指甲很长，穿着一身鹿皮服装，不能不让人发笑。然而，怔了片刻的女人堆中却响起了窃窃私语声：“他是斯普拉盖斯特<sup>①</sup>的看守。”“是那个恶毒的守尸人！”“是魔鬼斯皮亚古德瑞！”“是那个该死的巫师……”

“好了，饶舌的娘儿们，好了，如果今天是巫魔夜会日，你们就赶快去拿扫帚吧，不然它们全都自己飞跑了。别打扰托尔神<sup>②</sup>的这个可敬的后代了。”

然后，斯皮亚古德瑞竭力装出笑脸，对士兵说：

“我的勇士，您刚才说这个贱女人……”

“老怪物！”奥丽嘟囔道，“是的，在他眼里，我们都是‘贱女人’，因为我的身子落在他的魔爪之下，只能给他带来三十个阿斯卡林，而一个男人的烂尸体他却可收四十个。”

“安静，老太婆们！”斯皮亚古德瑞又嚷道，“这些魔鬼的女儿真的就像她们的大锅，一烧热，就必然要响起来。请您告诉

我，我勇敢的武士，您的伙伴，这个古特的情郎，想必就是因为失去她而绝望地自杀了吧？……”

这时候，压抑已久的愤怒爆发了。“你们听见这异教徒，这老家伙说的话了吗？”许多尖厉的声音七嘴八舌地嚷叫开来。“他想多死一个人，因为可以给他带来四十个阿斯卡林。”

“我正等着呢？”斯普拉盖斯特的看守又说，“我们的那位受圣郝斯庇斯赐福的明主克里斯蒂安五世国王不是也宣称是所有矿工的保护人，以便他们死后，他用他们的孱弱的尸体来充实王室的宝库吗？”

“斯皮亚古德瑞乡邻，”渔民布罗尔反驳道，“拿王室宝库与您停尸所的保险箱相比，拿国王同您相提并论，这倒是在大大地为国王增光哩。”

“乡邻？！”布罗尔如此放肆，大大地激怒了看守，“您的乡邻？！不如叫我您的房东，因为保不准哪一天，亲爱的船上公民，我会把我那六张石床中的一张借给您躺七八天的。再说，”他笑嘻嘻地又说，“如果说我谈到那个士兵的死的话，那只不过是看到自杀能在这些女人惯于激起的巨大而悲惨的情欲中长盛不衰。”

“好啊！看守尸体的大僵尸看守，”军人说，“你笑嘻嘻的想干吗？您那笑容活像吊死鬼那最后的一声笑。”

“妙极了，我的勇士！”斯皮亚古德瑞回答，“我一向认为，用马刀和伶牙战胜魔鬼的近卫骑兵图恩的头盔下深藏着的智慧，要多于写了冰岛史的戴主教冠的伊斯莱夫和描绘了我们大教堂的戴方帽的舒宁教授。”

“这样吧，如果你相信我的话，老皮囊，你就把你停尸所的收入留下，去卑尔根的总督古玩处出卖自身，我以贝尔费戈尔发誓，人家会按金价收购稀有动物的。你说吧，你想让我干什

么？”

“当人们抬来的尸体是水里找到的时，我们就不得不把一半的钱分给渔民。所以我想求您，近卫骑兵图恩卓越的继承人，让您那倒霉的伙伴别投水自尽，而是选择别的死法。怎么死对他来说都无关紧要，而且，如果因失去古特而使他走上这条绝路的话，他是不愿坑害好心接受其尸体的不幸的基督徒的。”

“这您就弄错了，我仁慈而好客的看守，我的伙伴将绝不高兴受到您那六张床的诱人客栈的接待的。您相信不，他已经同另一个瓦尔基丽<sup>③</sup>好上了，不再去想另一个死鬼了。我以我的胡须打赌，他早就厌倦您的古特了。”

闻听此言，斯皮亚古德瑞那暂时按捺住的怒火复又更加猛烈无比地向倒霉的士兵倾泻下来。

“怎么，可怜的怪物，”老太婆们嚷叫起来，“您就这样把我们给忘了，那您现在就去爱这帮无赖吧！”

青年们仍旧默不作声；有几个年轻姑娘甚至不由自主地觉得这坏家伙看上去还挺不错。

“啊！啊！”士兵说，“难道是在排练巫魔夜会？要是贝尔则布特<sup>④</sup>不得不每周听一次这种合唱，那他可就遭大罪了！”

如果不是正在这时候，大家的注意力完全被外面传来的声响所吸引，真不知道这场新的风暴会怎么止息下去。嘈杂声越来越大，一会儿，一群半裸着身子的小孩，围着一副担架喊着跑着叽叽喳喳地进了斯普拉盖斯特。担架是遮盖着的，由两个人抬着。

“从哪儿来的？”看守问两个抬担架的。

“乌尔什塔尔海滩。”

“奥克利匹格拉普！”斯皮亚古德瑞在喊。

一扇侧门开了。一个穿着皮衣的拉普兰<sup>⑤</sup>矮个男人走了出来，招呼两个抬担架的人跟他走。斯皮亚古德瑞跟着去了；众好

奇者还没来得及猜出担架上那长长的躯体是男还是女，门就又关上了。

众人仍在纷纷猜测，只见斯皮亚古德瑞及其助手抬着一具男尸出现在后厅，把尸体放在一张花岗岩石床上。

“我好久没有摸过这么漂亮的衣服了，”奥格利匹格拉普说着，摇了摇头，踮起脚尖，把一件漂亮的上尉军装挂在了尸体上方。尸体头部已面目全非，四肢沾满了血。看守用一只破桶给它冲了好几遍。

“圣贝尔则布特保佑！”士兵嚷道，“他是我们团的一名军官。喏，会是波拉尔上尉……因死了叔叔而痛不欲生？唔！他可以继承遗产呀。是兰德梅尔男爵？他昨天赌钱把自己的地给输了，但他明天可以赢回对手的城堡的呀。是他的狗淹死了的那个洛瑞上尉？还是老婆偷人的财务官斯滕克？不过，我还真看不出会因为这些原因去自杀。”

人越聚越多。正在这时候，一个路经港口的年轻男子看见聚集了这么多人，便翻身下马，把缰绳递到跟着的仆人手中，走进斯普拉盖斯特停尸所。他穿了一身旅行便装，身佩一把佩剑，披着一件宽大的绿大氅；一根黑羽毛用钻石扣结在帽子上，垂及他那张高贵的面庞，在被栗色长发遮挡着的高额头上晃来晃去；靴子和马刺沾满了泥，说明他是打老远来的。

当他进来的时候，一个矮壮男人，像他一样披着一件大氅，手上戴着一副大手套，正回答士兵说：

“谁告诉您他是自杀的？我敢保证，此人不会自杀，就像你们大教堂的屋顶不会自己着火一样。”

宛如双端樨孔斧一砍两道伤一样，这句话伤了两个人。

“我们的教堂！”尼尔斯说，“我们现在已替它镀了铜了。据说，是那个可恶的凶汉放的火，好让矿工有活干。您看到躺在

这儿的这个吉尔·斯塔特就是一名矿工，是他保护的人。”

“真见鬼！”士兵也嚷叫起来，“竟敢冲我这个孟哥尔摩守军的第二火炮手说那人不是自杀的！”

“那人是被人杀死的，”矮个男人冷冰冰地说。

“你们听他那口气！去吧，你那双灰色的小眼睛同你那双大夏天的还戴着手套的手一样，被遮挡住了。”

矮男人眼睛一闪亮。

“当兵的！求求你的主保圣人保佑你，别让这双手哪一天在你脸上留下印记。”

“哦！咱们外面去！”火冒三丈的士兵吼道。然后，他突然停下，说：“不，在死人面前绝不可谈决斗。”

矮个男人嘟囔了几句外国话，便离去了。

有一个声音在说：“他是在乌尔什塔尔海滩发现的。”

“乌尔什塔尔海滩？”士兵说，“狄斯波尔森上尉从哥本哈根来，今天早上应该在那儿下船的。”

“狄斯波尔森上尉还没到孟哥尔摩，”另一个声音在说。

“听说冰岛凶汉最近常在这一带海滩游荡，”第四个人说。

“这么说，此人可能就是上尉，”士兵说，“如果凶手是凶汉的话。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冰岛人杀人的方法很凶狠，被他杀死的人看上去都像是自杀似的。”

“这个凶汉是个什么样人？”有人在问。

“是个巨人，”有个人回答。

“是个侏儒，”另一个人回答。

“谁都没见过他？”一个声音在问。

“第一次见到他的人也就是最后一次见到他的人。”

“嘘！”奥丽老太婆说，“听说只有三个人同他讲过人话。一个就是被天主弃绝的那个斯皮亚古德瑞，一个是寡妇斯塔特，

还有一个……活着就受罪、死得也惨的……就是你们看见躺在这儿的可怜的吉尔。噓！”

“噓！”四处传来一片噓声。

“现在，”士兵突然嚷道，“我相信那确是狄斯波尔森上尉了。我认出了那条钢链，那是我们的囚犯老舒玛赫在他离去时送给他的礼物。”

饰有黑羽毛的年轻男子赶忙追问道：“您肯定他是狄斯波尔森上尉？”

“我以圣贝尔则布特的功德保证！”士兵说。

年轻男子突然走了出去。

“弄条船，去孟哥尔摩，”他对他的仆人说。

“可是少爷，那将军呢？……”

“你把马牵他那儿去。我明天再去。我难道不能做自己的主吗？好了，天要黑了，我有急事，快弄条船。”

仆人遵命而行，然后，一直目送自己的年轻主人离开海岸。

---

①特隆赫姆港的停尸所的名字。

②是日耳曼神，主雷、雨、丰收，也是战神，勇斗巨人和蛇神。

③北欧神话中的战争女神。

④《新约》中的群魔之头领。

⑤拉普兰系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北部地区名。

## 2

我将坐在您的身边，听您讲点有趣的故事，以消磨时间。

——马图林：《伯特伦》

读者已经知道，我们是在特隆赫姆。该城尽管不是总督官邸所在地，但却是挪威的四大城市之一。在故事发生的 1699 年那个时期，挪威王国还与丹麦联合在一起，由总督统辖，总督府设在卑尔根；该城更靠南边，比特隆赫姆城更大，更美，尽管著名的海军上将特隆普给他起了个不雅的别名。

从以特隆赫姆城命名的海湾进去，可见该城的一番美景。尽管船只并非任何季节都能顺畅地进港，但该港很宽阔，很像一条长长的运河，右边为丹麦和挪威的船只，左边是外国船只，这是根据敕令划分的。尽头便是该城，坐落在一片耕种有方的平原上，大教堂的高高尖顶远远地便可望见。斯皮亚古德瑞振振有辞地引证的杉宁教授的那本书描绘说，该教堂在遭受数次大火焚烧之前，在它的主塔尖上饰有主教派的十字架，是特隆赫姆城路德派主教辖区教堂的显著标志。据此可以断定，该教堂是哥特式建筑中最美的建筑之一。城市上方，微蓝的远处，可见科拉山脉白色细长的山峦，状如古王冠的尖尖花饰。

港口中间，海岸炮射程所及之处，一处海浪拍击的岩堆上，矗立着孤零零的孟哥尔摩要塞。这是座阴森的监狱，正关押着一